

## 環繞著藍鬍子的傳奇

(原作者: 麥克·阿詩曼、中文翻譯: 李晴旭)

1697年由法國詩人暨評論家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所著的『鵝媽媽童謠』改編童話集(*Contes de ma mère l'Oye*)，將「藍鬍子」的故事宣傳的廣為人知。這些短篇故事，替歐洲的民俗傳說或是既有的童話，建立了一方總則。童話集裡的許多故事，在現代被視為在彼此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兒童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認為，「美女與野獸」與「藍鬍子」兩個故事皆可被視為是「動物—新郎」系列的改編。這個系列的特質便是故事裡的主角，對於愛情的觀感，以及在原先所懷抱的對「性」的態度，必須受到徹底顛覆。一如所有的童話故事，這些極端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一定要透過一種鮮明且深刻的意象在故事中被呈現，比如：一隻野獸，轉化成一位風姿逸麗之人。在佩羅的故事裡，他將筆下的新郎命名為「藍鬍子」的原因，或許和詩人本身受到古神話中關於神社外型敘述的影響有關。比如：埃及家庭守護神貝斯(Bes)的鬍子、印度天界諸神的主宰帝釋天/因陀羅(Indra)，與希臘眾神之王宙斯(Zeus)的鬍子都是藍色的。而在「光與闇」爭鬥的故事傳說裡，藍色的鬍子則意味了黑夜中的闇藍。但是佩羅亦批評以上兩者都是虛構的，僅是民間傳說。甚至只是連口語相傳價值都稱不上的虛假傳說。但無論如何，「藍鬍子」傳說中的所蘊含的所有元素，卻也確實在佩羅那本改編短篇童話集被印刷出版前就已經存在。

在「創世紀2」(*Genesis II*)和「創世紀3」(*Genesis III*)的故事中，上帝在打破禁忌一事上扮演了藍鬍子的角色(而毒蛇，或許就是那把核心之鑰。)即使夏娃(*Eve*)已被警告若偷吃那株辨別是非的智慧樹所長出的果實，便會喪失性命，她最後依然選擇將它摘下，並去品嚐它。佩羅(*Perrault*)賦與「藍鬍子」(*La Barbe Bleue*)故事的第一個寓意便是，「不顧一切放任自己受到好奇心的牽引，通常會讓我們因此付出更高昂的代價」。當聖經故事警告我們必須遠離危險與好奇心時，夏娃的行為，無疑對於探求智慧，與隨後發生的人類歷史是絕對必要的存在。這樣的主題在希臘神話邱比特與賽姬(Myth of Cupid & Psyche)的愛情故事中也探討過。賽姬公主因為無法抵擋自己想要知道愛人身分的好奇心，而趁邱比特睡著時跑去偷看他的模樣。當邱比特被油燈滴下的燈油驚醒，傷心於情人對自己的不信任與背信，他選擇從賽姬的眼前永遠消失。而只有在經歷過美神阿芙洛黛蒂(維納斯)所降下的一連串考驗後，邱比特與賽姬才能再次有情人終成眷屬。以這種被禁止的行為或是問題為主軸發展的故事，也同時出現在其他希臘神話故事中。舉例來說，天神宙斯(*Zeus*)與莎美樂(*Semele*)公主的神話，即使源自不知名的盲目崇拜(迷信)替故事帶來了張力，故事仍然很快地與大男性主義產生了關聯，發展為女性自悔當初的耐性不足，因此失去獲得全部智慧做為恩賜獎賞機會。另外一個能將希臘神話與藍鬍子的故事作出連結的，便是與木馬屠城記有關，絕世美女

海倫(Helen)的故事。故事中，海倫的兄長救回被提修斯綁架的妹妹，因為由家人負責營救失蹤的準新娘是一個普通概念與傳統。而「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與「伊甸園的故事」(The Garden of Eden)的故事內容則一致地將男人的沉淪歸罪於女人造孽所致。「潘朵拉之盒」的故事中，潘朵拉違背了自己對新婚丈夫許下的承諾打開了盒子，因此釋放了可能會讓全人類受到巨大禍害的禍端。要不是她，歷史將會截然不同。

中世紀的文獻資料也替傳說添加了更豐富的色彩。出自無名氏之手的敘事詩作品「羅安格林」(Lohengrin)中，身份背景皆不能被探問的新郎/拯救者(像這樣的角色，也曾出現在中古世紀德國詩人艾森巴赫(Eschenbach)所撰的著名敘事詩「圓桌武士」/又名「聖杯的故事」(Parzival)當中。14世紀的法國童話「佩塞福雷傳奇」(Le Roman de Perceforest)也談到「變身」的課題—比如，為了避免身體被碰觸而逐漸變黑的手指與手掌。佩羅(Perrault)筆下第一位帶著不明邪惡動機的新郎，也在此時期在他的故事中浮現身影。根據古法國布列塔尼(Breton)地區的傳說，當地領主柯摩洛(King Comorre)曾經謀殺無數位女性。他的最後一位妻子崔芙美(Tryphime)，是藉著聖吉爾達(St. Gildas)之力而得以重新復活。柯摩洛的故事雖只是傳說，然而在布列塔尼一帶，卻存在著一位真正被史實記錄著的嗜血統治者，那便是以同性戀虐殺男童癖著稱的吉爾·德·萊斯(Gilles de Rais, 1404-40)元帥，他的故事與「藍鬍子」的故事有著相當高的吻合性。百年戰爭後，與聖女貞德(Joan of Arc)並肩作戰的吉爾·德·萊斯建立了屬於個人，英雄的輝煌功勳。退役返回自己的領地，而後開始沉溺於惡魔崇拜(Satanism)、鍊金術(Alchemy)、綁架誘拐(Abduction)、性侵害(Sexual Harrassment)，以及謀殺孩童(絕大部分為男童)的罪行—最後，他也為此(謀殺孩童)被處以火刑。德·萊斯一開始對聖人的極度純粹忠誠，直至之後變節墮落，成為魔鬼的追隨擁護者，這其中的轉變，對於傳奇故事架構的建立層面來說，是極有價值的投入貢獻。19世紀作家尤金·波薩德(Eugene Bossards)所著的吉爾·德·萊斯傳(Gilles de Rais)，對象徵主義者來說是核心的文獻。就相應歷史狀況來看，在當地也開始流傳著曾有一位被綁架過的女性，因為變成一位專門與婚禮作對的藍色惡魔的故事。傳說中，這位女性對於真心想要崇拜黑魔術的追隨者，她要求他們都必須奉上紅鬍子元帥的靈魂作為獻禮。但歷史學家們對於這位女性的傳說，在研究上始終興趣缺缺。

在中世紀時，中東與東方世界的故事開始傳入歐洲。這些故事對象涵蓋了專制的統治者，曾經受過性欺騙的受害者，故事中的這些人將它們的仇恨投射，報復在無辜的人身上。最有名的故事有「杜蘭朵」(Turandot)寓言，和「天方夜譚」/又名「一千零一夜」(The Tale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故事中，關於「羊角」(Cornucopia)的故事。「天方夜譚」的基本架構，是以薩珊王朝的國王山努亞新迎娶的妃子，宰相之女莎赫扎德(Scheherezade)的聰敏機智為主軸開始發展。新王妃每晚不停說故事給國王聽直到天明，每到精彩處，便剛好是天明即將被處

死的時分，因此故事被迫打住。莎赫扎德藉此勾起國王想要在今晚繼續聽之後劇情發展的興趣。利用這樣的方式，她為自己不斷爭取到延長活下去的時間與機會，到最後山努亞國王深受其感動，於是決定與這名新娶的王妃共偕白首。「第三個月曆」(*The Tale of the Third Calender*)的故事內容，便是敘述故事主角因為誤入一扇金色大門的結果。該主角雖然在金色的門裡獲得智慧，卻也不幸因此失去了一隻眼睛。

無論佩羅(*Perrault*)對這些前情是否有察覺，但他一定知道在法國，當時所存在的三條與「藍鬍子」傳說有關的蛛絲馬跡。1697年，「藍鬍子」(*La Barbe-Bleue*)將(1)殺妻慣犯(2)禁忌行為(3)被禁止詢問的問題，以及(4)女性希望能夠被拯救贖的渴望，將這些元素進行結合，並且平衡化的結果，對於之後重寫修訂故事的工程進行，提供極佳的故事力度。但「藍鬍子」的故事，在之後各國重新在整匯的故事集裡又出現了不少改變。在德國除了格林兄弟(*Jakob and Wilhelm Grimm*)(西元1812-14年，於1819年再修訂)，1857年又有路德維希·貝西史坦因(*Ludwig Bechstein*)所整匯的「德國童話新集」。而在挪威(1843-44，1852修訂)，也有阿斯伯森(*Peter Christen Asbjørnsen*)與莫威(*Moe*)所合作整匯的，「挪威神魔童話與民間故事集」問世。大體上來說，同時期「藍鬍子」故事相關的各式版本也在英國、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瑞士、羅馬尼亞、俄羅斯、北非、北美等地，被陸續印刷出版。

在英國文豪狄更斯(*Dickens*)重新撰述的作品「不經商的旅人」(*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以及「格林童話集」的故事「強盜新郎」(*Der Tauber brautigam*)，這兩個故事皆將訴求重心放在暴力，男人之間或動物之間的自相殘殺型犯罪，以及女性因為觀察預見到前人的命運後果，而產生的自衛滑溜心態上面。但這一切，也都在「藍鬍子」伏法後乍然中止。羅馬尼亞童話「魔法豬」(*Enchanted Pig*)，挪威童話「東之日西之月」(*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兩者皆將原希臘神話中「邱比特與賽姬」(*Cupid & Psyche*)故事進行了重述：在「魔法豬」與「冬之日西之月」的故事中，男主角都是因為受了魔法所害，所以變成野獸的新郎，而女主角則是在接受外在惡意的建議，在丈夫第一次神秘出現時，便跟他打聽與他有關的狀況。然而這個故事進行到後來，女主角的渴求變成是要重新尋回她摯愛的丈夫，並想辦法令他脫離魔法的禁錮重獲自由。格林兄弟在初版的「格林童話」(*Kinder- und Hausmärchen*)中曾納入了「藍鬍子」的故事，當時的內容只比佩羅(*Perrault*)的翻譯多上一些。而這個部分的故事在後來，又被另一個標題為「費特郝的鳥」(*Fitchers Vogel*)的故事所取代。這個版本是被改寫過的「藍鬍子」的版本。在「費特郝的鳥」的故事中，女主角成功的欺騙了男主角，令他相信她從未進入過被禁止的房間，因此男主角龐大的魔力消失了。在他差點被女主角的親戚們殺死前，他成為女主角的僕人，並將女主角其他復活的姐妹們一併送回家中。

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是眾多對「格林童話」抱持高度敬意，並為它深感著迷的人之一。1840年，他對自己所創作的中世紀歌劇「羅安格林」(Lohengrin)進行再修訂。這個時間點正好與作曲家對於文學性民間故事(傳說)抱有廣泛，且濃厚興趣的時期相重疊。在華格納的浪漫主義歌劇(Romantic Opera)作品的劇本裡，亦涵納了許多源自「藍鬍子傳奇」的元素。(以下為插圖)圖中這一位，就是華格納歌劇中那位擁有類神血統的神祕新郎。在禁忌的問題面前，他正意圖誤導他的新婚妻子去打破這個禁忌。隨著結婚禮堂中的提問，接踵而至的是血腥，以及被延誤的，新娘個人想要破解一位被相信應該已經死去的近親(新娘的兄弟)身上，被施加的詛咒的決心。華格納在這部歌劇中引用了宙斯與莎美樂公主的故事。他將這個希臘神話的典故，拿來做為他這部原『藍鬍子』(Proto-Bluebeard)雛型的歌劇起始點。這樣的引用方式，也明顯影響了之後巴爾托克(Bartok)與貝拉茲(Balazs)的創作。

18世紀末開始，「藍鬍子」的題材，更大幅地吸引了當時作家與作曲家，激起更多人對它進行自由改編或改寫的興趣。法國劇作家麥克·吉恩·賽德納(Michel-Jean Sedaine, 1719-97)，曾為比利時作曲家葛雷奇(Gretry)所創作的歌劇「藍鬍子勞爾」(Raoul Barbe-Bleue, 1789)寫過完整的劇本。法國作曲家達利拉克(Dalyrac)也在1791年時，將故事與當下受歡迎的文藝作品類型相結合，創作出與以往歌劇型態大相迥異的「拯救」(Rescue)歌劇風格的歌劇。浪漫時期初期，德國文學家，路德維希·提克(Ludwig Tieck)則在1796年，創作了一齣全五幕的傳奇劇碼「藍鬍子」(Der Blaubart)。另外在1828年，他也印刷出版了一篇中篇幻想小說，標題為「藍鬍子的七位妻子」(Die Sieben Weiber des Blaubarts)。在英國，與「藍鬍子」故事相關的回憶，則在女作家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代表性小說「簡愛」(Jane Eyre)中被陸續觸及—比如說：男主角羅徹斯特(Rochester)用來監禁元配，並在後來導致她不幸被燒死的房間。而在童話故事「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也間接提到了通往神秘房間的鑰匙的事情。

「藍鬍子」的故事在1866年時已經被轉化成以「諷刺劇」(Burlesque)的型態演出。梅拉克(Meilhac)與哈勒維(Halevy)的劇本，替作曲家奧芬巴哈(Offenbach)的作品撰寫穿插了一些預期性高，但並不低俗的談諧對白—舉例來說，藍鬍子的妻子並非真的全部死亡，反之，她們與藍鬍子專屬的鍊金術士在彼此間，是有計劃性的勾結。而那位試圖將藍鬍子以謀殺罪名送上刑台的國王，也在同時被控訴身犯謀殺年輕姑娘們的罪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劇作家，對於吉爾·德·萊斯(Gilles de Rais)這個人，在「藍鬍子」故事中存在性的警覺度(受封領地的環境設定，模仿德·萊斯同謀者的鍊金術士)。或許這樣的現象，也反射出成長盛行於當時社會，人心對於整件事的觀感度。

「藍鬍子」故事中醞釀的性意識、暴力之死、陰暗，以及神秘的自我分析，這些色彩鮮明的元素，對象徵主義者來說是非常完美的象徵性論述運載工具。與天主教施虐/受虐方面(sado-masochistic)相關的幻想以及神秘儀式，激發了法國頹廢派作家喬里斯-卡爾·赫斯曼(Joris-Karl Huysmans)對於吉爾·德·萊斯(Gilles de Rais)個人，以及德·萊斯與當時法國黑魔法圈子接觸狀況進行詳細研究的興趣。赫斯曼的文學研究成果在他的著作「就在那裡」(La-Bas)可被探知。在這本書中，作家杜多(Durtal)是作者赫斯曼的化名，他深入藍鬍子的世界進行深度探索，是一本帶著些許喬裝色彩的自傳體手札。另外，「就在那裡」這本書，也並非只是單純的去改寫「藍鬍子」。事實上對當時思想潮流來說，它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說「可怕」都不為過的一步重要踏步。因為它喚醒了象徵主義者們心中，對於既深沉且邪惡的夜，與「被他們所愛」的敵人的光明間進行鬥爭的興趣。

比利時劇作家茅利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在他 1901 年的作品「雅莉安娜與藍鬍子」(Ariane et Barbe-Bleue)中，將「藍鬍子」故事的隱喻呈現了出來。這部作品將「藍鬍子」的傳說，以一種銳利，對歷史的警醒的態度銘記住。「雅莉安娜與藍鬍子」的故事在結構上類似古希臘的悲劇。劇作家將重要的事件，比如發現之前幾位已被殺死的妻子的場景在舞台下展現。現場除了有一位護士會不停對女英雄進行她個人豪傑式行事作法的相關提問外，亦搭配了農民的大合唱，傳達出農民們對於吉爾·德·萊斯(Gilles de Rais)不斷壓迫封地領民，以及其不停狡辯的態度逐漸升高的不滿。梅特林克筆下的勇敢新娘，名喚雅莉安娜，與希臘神話中帶領雅典國王泰修斯(Theseus)逃離牛頭怪米諾陶(Minotaur)的洞窟的女子同名。在雅莉安娜的新家裡，她唯一感興趣的東西就是能夠開啟那間被禁閉房間的金鑰匙。「我們被允許去做的事情，無法教導我們任何事。」對於護士的提問，雅莉安娜如是說地回應著。因此在她聽見她的「姐妹們」從被禁閉的房間內傳來的求援呼喚，她便回頭，選擇直接面對她的新婚丈夫藍鬍子：

藍鬍子： 妳正在拋棄我想要給妳的幸福...

雅莉安娜：我想要的幸福不能夠存在於陰影中...

藍鬍子： 放棄尋求這個答案，那麼我就寬恕妳...

雅莉安娜：我知道所有事實後，將能夠去原諒一切。

已經動搖的藍鬍子永遠沒有機會說完他想說的話，更沒有機會去懲罰他剛迎娶的新婚妻子，因為他們之間的對話被一起新興的造反暴動打斷，因此他必須先離開去尋求支援。丈夫離開後，雅莉安娜先將城堡內所有的窗戶砸破，讓光線能夠射入城內，而後她又解放了被藍鬍子囚禁的五位前妻。此時城堡的魔力被啟動，意圖阻止她們逃亡。而藍鬍子自己則在回到戰場後，不幸敗在自己領地的農民的手上。而他的城堡也在他被押回城堡吊死後，奇蹟的崩坍了。然而在他死後，一直以來被他囚禁的五位前妻卻又合力讓他復活，她們這麼做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傳說永不消弭。眼見無法成功說服這些「姐妹們」與自己一同離開，雅莉安娜只能獨自回到外面光明的世界。

1907年法國作曲家保羅·杜卡斯(Paul Dukas)替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劇本重新創作音樂，並針對「藍鬍子」故事在初始階段支配著故事的兩個困境，以一種女性對於男性暴虐行為進行答覆的方式宣敘出來。杜卡斯對故事的處理，是開創先例地將藍鬍子的家視為他自己的靈魂，同時也是顯示其內在占有慾的直接象徵，這樣的連結方式後來被貝拉茲(Balazs)直接引用。梅特林克的故事收尾與其說是具有恢復效力的結局，不如說是一整場的悲劇。因為在他的故事中，「光明」(同時也是「智慧」)，並未達成所肩負的任務。在1911年在匈牙利由巴爾托克(Bartok)作曲，貝拉茲負責(Bela Balazs)撰寫劇本的歌劇「藍鬍子公爵的城堡」(Duke Bluebeard's Castle)，這個版本的故事重心，是放在男性的自我中心。貝拉茲版本故事中，背叛藍鬍子的茱迪絲(Judith)，她的名字是從舊約聖經故事，那位將亞述將軍霍拉法爾尼茲(Holofernes)斬首的猶太女英雄茱迪絲身上衍生而來。這樣的引用方式，與梅特林克引用希臘神話女英雄雅莉安娜芳名的手法如出一轍。茱迪絲與雅莉安娜兩位，都是抱持著不同程度的自願心態進入藍鬍子城堡的女性。她們也將開啟城堡中七扇門扉的鑰匙切實地掌握在手中(同時也包括了心靈/精神之門)。這兩個藍鬍子的故事版本，既有的「誘惑」，被不同等級的「邀請」所取代。在故事結束的時分，類似梅特林克當初設定的結局，貝拉茲筆下的城堡同樣地，只留下無盡的黑暗—但最大的不同的是，在巴爾托克版本的結局裡，即使藍鬍子已經消失，所有的前任妻子，包括茱迪絲自己，仍然被城堡持續禁錮著，

1. 「希臘神話故事」卷一，1955年在倫敦發行 (*The Greek Myths, Vol.1.*, London, 1955)
2. 「禁問令」(Frageverbot)一詞，曾在兩份由華格納(Wagner)所撰寫，與中世紀相關的文獻記載中被提及。
3. 梅特林克(Maeterlinck)曾自承，在「藍鬍子」的故事中，他是帶著隱喻性地在藍鬍子的眾多前妻中，賦予女主角女英雄的名字。
4. 在匈牙利的Anna Molnar敘事歌中，「藍鬍子」的故事曾被提及。